



藏地奇兵

长篇小说 巴娃 著

穿越最后的秘境，探寻西藏千年往事

一部真正的藏地传奇
满足你对西藏的全部想象 第三届腾讯作家杯第1名

藏地奇兵

巴娃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地奇兵/巴娃著.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2009.1
ISBN 978-7-80220-389-1

I. 藏… II. 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0498 号

特约编辑:张应娜

封面设计:门乃婷工作室

版式设计:风 箏

藏地奇兵

作 者:巴 娃

出 版 人:田 辉

责任编辑:刘晓雪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邮编:100044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cph1985@126.com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监 印:敖 眯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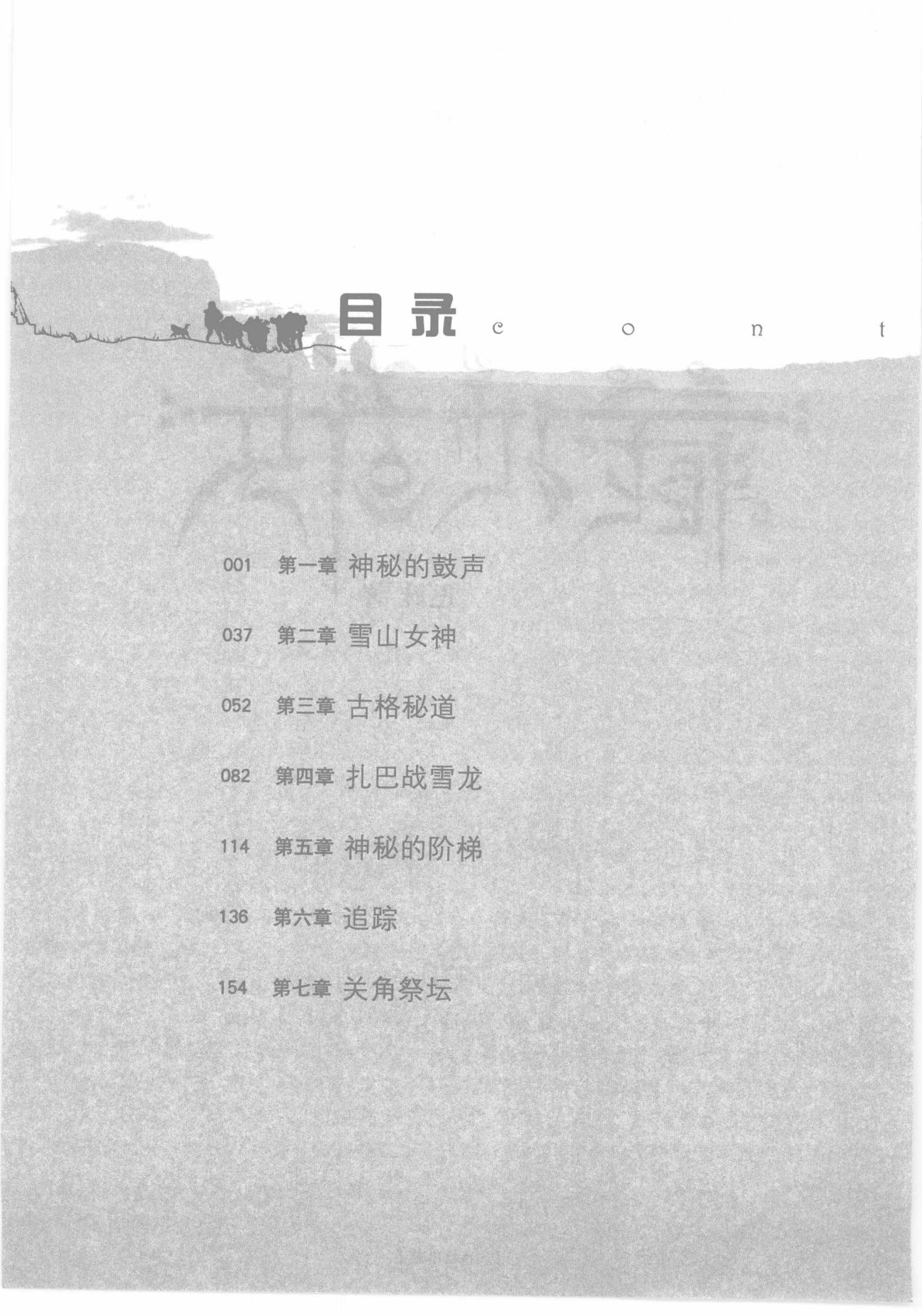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:36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389-1

定 价: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001 第一章 神秘的鼓声

037 第二章 雪山女神

052 第三章 古格秘道

082 第四章 扎巴战雪龙

114 第五章 神秘的阶梯

136 第六章 追踪

154 第七章 关角祭坛

藏地奇石

c o n t e n t s

184 第八章 威玛神杖

211 第九章 白玛神庙被困

236 第十章 桑吉河惊魂

259 第十一章 叛乱

294 第十二章 箭道

323 第十三章 美丽香巴拉

c o n t e n t s

他就是马强，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人，身上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。他深邃的眼睛里透着智慧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，他的举止优雅而有风度。他就是马强，一个热爱藏族文化的北京青年。

[第一章]

神秘的鼓声



马强是北京人，但他的祖籍在西藏。他的父亲是位藏学家，母亲是位中医师，他们都是研究藏族文化的学者。

马强从小就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常常跟着父亲去图书馆查阅资料，跟着母亲去博物馆参观展览。他开始学习藏语，阅读藏文书籍，研究藏族历史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等各个方面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和敬仰之情。

从一上车开始，马强的眼睛几乎就没离开过对面那位英俊的藏族小伙子。从衣着上看，这位藏族小伙子和时尚的北京青年没有多大区别，一身名牌休闲，长相是典型藏族同胞的特征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五官协调而俊朗，又高又壮的个头，黑亮的头发微卷，一只耳朵上戴着纯银耳环，长长的睫毛，清澈的眼神似圣湖玛旁雍错里的水。

绝不是因为他长得年轻帅气的缘故，而是因为他脖子上挂的那颗古老的藏天珠。对于神奇的藏天珠，马强深有研究。马强保守地估计，那颗古董天珠绝对来历不凡，肯定是经过高僧加持过，价值不菲，至少也值两百万以上，照目前的市场趋势，送拍的话，怕是五百万都打不住。这小伙子不一定知道他戴的这颗天珠的价值，这种情况不稀奇，民间把小老虎当猫养、拉着司母戊大方鼎送废品站的现象很正常。

马强开着一家古董店，以前主要经营明清瓷器，近几年转向佛教用品以及和藏文化有关的古玩杂项。谁叫古玩热、藏文化热的呢？沾上边就能赚钱，这几年马强也确实发了。

藏族小伙子似乎也注意到了马强垂涎三尺的目光，他把藏天珠塞进了衣领深处，眼睛盯着窗外飞驰的景色，看都不看

马强一眼。

已经晚了，这颗藏天珠早已牢牢地在马强的脑海中定格。看不到藏天珠，马强又开始羡慕小伙子脖子上那串骨链，挂天珠用的，只露出一截。这是一串雕得十分精致的骷髅头骨链。马强断定，这肯定是人的头盖骨雕出来的。从磨损程度和光泽上看，至少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古玩杂项里，骨雕类的串串链链也不少，什么象骨、牛骨……那些玩意儿和人的头盖骨比起来，可谓是天差地别，缺乏那个硬度和光润，长期把玩出来的头盖骨雕，乍一看上去，似玉石一般润泽。马强在他朋友的店里曾经亲眼见到过一串古董头骨手链，标价十五万，成色和工艺跟这串比起来，明显地差着一大截。

这个小伙子的身份绝对不一般。上车那会儿，马强就感觉到了，一辆挂着军牌的奔驰直接把他送到了站台上，车上下来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人，戴着墨镜，在站台上关切地叮咛着他，看上去他们的关系很亲昵。他们讲的是藏语，马强能听懂一些，小伙子好像称呼她叫姑姑。车上跟着一名当兵的小伙子，利落殷勤地帮他们往软卧车厢拿行李，恰好和马强在同一节车厢。在车厢里，当兵的小伙子曾用威严的目光扫视过马强几眼。马强当过兵，能看明白那种眼神是什么意思：照顾好，否则，吃不了兜着走！马强不屑地回了他一眼，心里嘀咕着：新兵蛋子，老子当兵那会儿，你还没生下来呢！马强看上去三十来岁，实际年龄快五十了，军人出身。

“什么时候能到呀？烦死啦！”或许是无聊的缘故，梅青挤到马强的身边开始撒起娇来。

的确，从北京到拉萨的列车，是一段漫长而又枯燥的旅程。

梅青是一名三流舞蹈演员，三十多岁，个头挺高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五官还算标致，浓浓的妆痕似乎想遮住脸上的沧桑。梅青曾经为一些大牌唱歌时伴过舞，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时常以舞蹈家自居，有时也会故作一副纯情少女的样子。虽然他们住在一起，在马强的眼里，她既不是老婆，也不算是恋人，尽管马强已经离了婚。这次马强去阿里的冈仁波齐神山朝圣，她非要跟着过来。

冈仁波齐是亚洲最著名的神山。据说最近神山显灵了，冈仁波齐山谷传出了神秘的鼓声，时隐时现，只有福缘深厚的人才能够听得到。苯教和藏传佛教都有大师推测说，那是神圣而又隐秘的香巴拉王国传出来的鼓声。于是，到神山朝圣转山和旅游的人们多了起来。虔诚的信徒们深信，这是神灵的启示和召唤。四面八方的信徒和僧人，纷纷赶了过去，络绎不绝，仿佛又是一次宏大的圣会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听到这神圣的鼓声，给自己带来吉祥和福报。

见梅青凑到自己身边，马强略显不耐烦地轻推她一把，故意操着生硬的藏语对她说：“西可西可。”马强的心思丝毫不在梅青身上。

梅青娇嗔地看着马强，问道：“又说藏语，什么意思呀？”

马强最近一直在学习藏语，言语间，便有意无意地卖弄一句。当然，他说的藏语东一句西一句，肯定是不地道的那种。

马强故意压低声音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好话啦，是我爱你的意思。”

梅青一听，很开心，轻轻地砸了马强一拳，说道：“讨厌！也不怕人家笑话。”说完，瞟了对面的藏族小伙子一眼。

藏族小伙子倒是真的笑了。他看了看马强，又看了看梅青，似是想大声笑出来，却又强忍住了。小伙子明白，“西可西可”是一句不常用的康巴藏语，意思是指“给老子滚开”，小伙子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

马强注意到了藏族小伙子的表情，不失时机地拿起面前的一只苹果递给了他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兄弟，吃个苹果吧？”马强倒不是非要和这个藏族小伙子结交，他心里合计着：怎么才能把这颗藏天珠弄到手，不管什么招，总得先和他混熟了。

藏族小伙子没有答话，纯朴友善的目光盯着马强，摇了摇头。

马强大大方方地把苹果放了下来，接着又问道：“我叫马强，兄弟怎么称呼？能听懂汉话吗？”

藏族小伙子答道：“我叫杰布。扎西德勒！”一半汉话，一半藏语，汉话说得很标准。

马强笑道：“杰布兄弟的汉话说得很好嘛，可以做中央台的播音员了，到哪儿下车？”

“拉萨。”杰布答道。

马强很善于交际，不停地寻找话题，和杰布神侃起来。杰布的回答总是不长，显得有些拘谨，很有分寸，又不失礼貌。

原来，杰布是北大考古系的学生，放假了，回家看望阿爸阿妈。

梅青试图插话。马强不是把她的话题堵上，便是不理会她，一门心思放在杰布身上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马强和杰布便熟了，杰布也不再那么拘束。

梅青见插不上话，有些生气，脸色一拉，脑袋歪向一边，开始跟马强怄气。

马强怕梅青乱闹，把好好的气氛给破坏掉，便开始哄着她。他抽出手来，轻轻地搂着梅青，故作温存地说道：“青青听话，别闹。”

梅青娇气地说道：“还叫我青青？昨天晚上我不是告诉你了嘛，叫我美多，美丽的美，很多的多。”

马强眉头一皱，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：“前一阵子你不是让我叫你罗拉的嘛，怎么又改叫美多了？”

梅青神秘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美多是一个藏族名字。不信你问问杰布。”

杰布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藏语里的美多有鲜花的意思。”

梅青得意地看了马强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下你明白了吧？”

马强一听，有些哭笑不得，说道：“俺的亲娘！藏族同胞美好的语言全让我们汉人给糟蹋了。”

梅青打了马强一拳，顺势靠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说道：“讨厌！在你眼里，好像人家什么都不是。快点，你叫一遍给我听听。”

马强迟疑着，怎么也叫不出口。

杰布乐呵呵地看着他们。

梅青又闹了起来，“快点嘛，不叫？我生气啦。”

好不容易和杰布混熟了，马强还真不乐意让梅青再来添乱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美多，美多，西可西可！”

梅青一听，很高兴，还不满足，接着又说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你再给我讲讲你在战场上的故事，好不好？”

马强不耐烦起来，有些生气，说道：“我说你丫的别闹了行不行？差不多就得了，闹个没玩了还？我这正和杰布兄弟唠嗑呢，尽打岔！”

杰布看了看马强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当过兵打过仗？”

马强得意地回答：“是呀！想当年，哥哥我在边境差点没回来！”

杰布敬佩地看了马强一眼。没有说话。

马强敏锐地捕捉到了杰布的眼神。

梅青皱着眉头，说道：“让你讲你就讲一个嘛，这一路上闷死了，什么时候才到呀？就算是给杰布兄弟讲一个，消磨一下时间。要不是因为你当年当过兵打过仗，我才不会跟着你，追我的人多着呐！”

马强犹豫片刻，说道：“好！那就讲一段吧！我想想，讲哪一段呢？这样吧，干脆就给你们讲一段我终身难忘的故事！”

梅青拍着手掌，笑道：“太好啦！”

杰布期待和敬佩的眼神紧盯着马强。

马强长吸一口气，又呼了出来，似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笑意，显得有些凝重起来，眼睛在窗外不停后退的树木上看了一会儿，又回到了杰布的脸上，开始讲了起来：“那一次战前动员大会上，每场大规模战斗打响之前，首长都要给我们做动员。每逢这种情形，战友们都明白，这一场战斗肯定还是会惨烈的！我记得，那天，首长讲完话，诚恳的目光向全场扫了一遍，很关心地问道：同志们，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有的，就提出来，我保证，会尽最大努力帮同志们办到！”

梅青插了一句：“大家都提什么要求了？快说说看！”

杰布入神地盯着马强。

马强没有搭理梅青，点了一根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憋了几秒钟才吐出来。车厢不让抽烟，马强的烟瘾不小，一直克制着，每次想抽的时候，都是去车厢专门的吸烟处。马强接着说道：“战友们心里清楚，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，可能再也回不来。可是没有人提要求，战友们都明白，如果能活着回来，要求就不用提了；如果回不来，提那么多又有什么用？队伍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有位年轻的战友大声地说道：‘我就是想看看那个随军女记者的乳房！’”

梅青哈哈笑了起来，一边笑一边说道：“这个战士真够可以的！”

马强恼怒厌恶地把她推到一边，想要轮起巴掌煽她，又强忍住了，巴掌攥成了拳头，放在了大腿上，捏得紧紧的，微微有些发颤。

梅青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嘲弄的语气有点过分，收敛了一些，追问了一句：“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杰布也忍不住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杰布的脸上很是关切，眨着单纯好奇的眼睛看着马强，丝毫没有乱七八糟的杂念。

马强也感觉到了，杰布是个好孩子。年近五十的男人，经过了那么多的世事，已经不需要别人去表白，一言一行，便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秉性。正所谓：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

马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眼睛盯向了窗外，语速慢了下来，声音略显低沉，接着讲道：“队伍里一片喧闹，有人开始起哄，有人始终默默无语。首长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大风大浪，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问题。一时间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处理。可是很快，整个队伍安静下来，全场鸦雀无声，静得像是死寂的坟场，喧闹突然间变得那么遥远。因为，因为那个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女记者，已经走到了首长讲话的台上，面对着整个队伍，默默地解开了她的上衣，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马强的声音有些哽咽，眼睛有些湿润。

车厢里出奇的安静，只有铁轨的声音在回响着，“克里克，克里克……”
控制了一下情绪，马强接着又说道：“先是首长，然后是战友们，所有的战友们，默默地举起了右手，向她的完美和勇气，向她的伟大和宽容，行了一个长长的标准的军礼！那场战斗，是当时最惨烈的，我们伤亡惨重，但是最终我们胜利了！大部分人没有回来，那位提要求的战友，中学刚毕业，在战斗中子弹打光了，被五六个越南兵围在山角。他向着北方默默地看了最后一眼，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梅青略显夸张地抽泣起来。

杰布脸上的表情似是僵住了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半张着嘴巴，呆呆地看着马强。

马强已经从车窗转过头来，他在面前的小桌子上用力地掐灭了烟头，擦了擦眼角，勉强地笑了笑，看着杰布，说道：“那年我十九岁，大概像你这么大。那天，我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那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女人的乳房，除了我妈的。战友们都很年轻，绝大部分没有结婚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没有结过婚，极少有碰过女人的。那个女记者，我一生也忘不掉，我一直都在思索她当时眼睛里的泪花，直到现在，还是不能完全理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人的本性！好了，兄弟，别傻看着我了，睡会儿吧。路还长着呢。”说完，马强伸开手掌，在杰布的眼前摆了摆，然后笑了笑，侧身躺到了卧铺下床的空间里。躺下后，马强抬脚踢了踢梅青，说道：“你也上去睡会儿吧。”

梅青的面前已经扔了一堆纸巾，她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太感人了！你的战友们太伟大了！你也太伟大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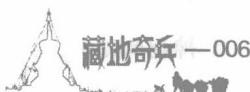
杰布这才回过神来，傻傻地哦了一声。

一路颠簸，快到拉萨的时候，马强终于和杰布成了亲昵的好朋友。

马强婉转地向杰布提出要求，想仔细看看杰布的藏天珠，杰布稍稍犹豫一会儿，便答应了。马强心里明白，杰布的的确确把他当朋友了，他知道一些藏人的习俗，佩戴的天珠或是别的护身符，除了亲人以外，一般不愿意让外人碰。

杰布告诉马强，这是小时候他阿爸送他的，他一直戴着。

这是一颗长圆柱形的九眼天珠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稍稍有些磨损，但是显得更加温润，似深邃的宇宙般，隐隐透着奇异的暗光，牙白色的线条微微泛黄，中间部分是黑白的图案，图案隐约是一只展翅的大鹏鸟。这只大鹏鸟模样很奇特，长



着三只翅膀。

挂着天珠的头骨链，雕刻得十分精致，头盖骨被雕成一颗颗如黄豆般大小的骷髅头，用一根奇怪的细线穿着。马强仔细辨认了一会儿，没认出来是什么材料，漫不经心地顺口问了一句：“这是什么绳子穿的？”

杰布平静地答道：“阿爸说，这是龙筋。”

听了此话，马强双手一抖。梅青抢着要看，马强出于对杰布的尊重，把梅青推开了。

梅青噘着嘴，不服气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一颗破珠子，我还不稀罕看呐！”

马强眉头一挑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什么？破珠子？实话告诉你，这样的宝贝，让你看一眼，那就是你的缘分和福气！懂什么呀你？”

梅青好奇地问道：“有那么神？那你给我说说，天珠到底有什么好？”

马强爱不释手地把天珠递给了杰布，然后说道：“今天我马强也算是开了眼，心里高兴，就给你上一课。天珠又叫天眼珠，这可是喜马拉雅山域特有的稀有宝石，藏密七宝之一、藏传佛教的圣物、苯教的法器之一。尤其是老天珠，那可是藏区充满神秘色彩的无价之宝！藏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天降石，上天赐予的吉祥宝物。在他们眼里，比钻石还珍贵。现在，全世界的人都爱上这宝贝了。据小日本科学家研究，天珠是几千年前太空陨石撞击喜马拉雅山时，产生的十四种火星元素，据说其中的镱元素磁场能量相当强，戴着它会产生不寻常的感应。老天珠大多经高僧加持过，有灵气。藏民们坚信：天珠有神奇的力量，可以趋吉避凶、消灾解难，还可以保佑主人获得福报、功名和财富，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贝。所以，藏区自古就有‘一珠易良马，三珠抵高楼’的说法。我听朋友说，早期的苯教法师在墓园里修行，到了一定境界才会有天珠掉落。”

梅青惊道：“哇塞！这么神奇？马强，我也要你帮我买一个。”

马强笑道：“切！帮你买一个？我还想买一个呐！哪儿买去？几百年前就绝矿了，碰到颗新的，比登天还难！人家的老天珠，谁又卖给咱？”说完，马强轻描淡写地扫了杰布一眼。

杰布淡淡地笑着，不动声色。

梅青起哄道：“不如把杰布兄弟这颗买了吧，杰布兄弟开个价。”

杰布脸色一变，有点生气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

梅青咬了咬牙，一副不到手不罢休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兄弟，你这颗就让给美多姐姐吧，姐姐给你出一万！不少了！可以帮你女朋友买一颗不错的钻

戒了。”

杰布轻轻地笑了笑，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没有女朋友。”
马强看在眼里，笑着对梅青说道：“歇会儿吧你！寒碜兄弟呐？别捣乱了！给你讲个天珠的传说故事。”马强岔开了话题。

梅青也便放弃了买天珠的念头，真要让她掏一万出来，她还舍不得。梅青笑道：“好呀好呀！快讲，快讲！坐了一路的车，快憋疯了。”

马强说道：“在藏区，关于天珠的传说也不少，我讲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吧。”

梅青打了马强一拳，说道：“讨厌！尽卖关子，快讲吧你！”

马强清了清嗓子，讲了起来：“相传在公元……公元……几千年前吧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，发生了空前大灾难，瘟疫流行。害得我们的藏族同胞死伤无数，灾情十分严重！当时曼殊室利佛正好经过喜马拉雅山上空，曼殊室利佛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。佛亲眼见到了百姓的惨况，心中顿时无限悲悯，便撒下‘天华’救渡众生。凡是捡到天华的灾民，疫病很快好转，不治而愈。当时撒下的天华正是目前我们所谓的天珠。”讲完，马强喝了口水，便不再言语。

梅青急着问道：“讲完啦？”
马强答道：“完啦！”
梅青说道：“就这故事呀，我当又有一场什么战争呢。不好听，老套路。”
马强说道：“不喜欢听就不听，又没求着你。歇着去吧，快到了！听话！”
梅青说道：“我不！”

马强冲梅青使了个眼色，说道：“听话！我和杰布兄弟唠会儿嗑。”
梅青倒也机灵，犹豫片刻，说道：“不和你们这些臭男人混在一起，我出去透透风。”说完，便站起身来。

马强笑着说道：“别瞎跑哈！出去之前先学一句藏语。乌哈哪里！记住喽，情况紧急时，就扯破嗓子喊！”

梅青问道：“什么意思呀？”
马强说道：“好汉饶命！”
梅青故意瞪了马强一眼，然后开心地一笑，转身出了车厢。
马强冲着杰布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杰布兄弟，哥哥这藏语说得还行吧？”
杰布皱着眉头，哭笑不得地说道：“你这藏语说得……说得……我从来都没听过啊！”

马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所学的，也是半路捡来的，跟他们喝酒时切磋出来的！好了，不扯这些没用的。俗话说得好：相识就是缘！哥哥我下了车，先去布达

拉宫转一圈，然后还要到阿里去。兄弟是拉萨市的？”

杰布惊讶地看了马强一眼，笑道：“真巧！我也要先到布达拉宫去一趟，然后回阿里。我家在阿里。”

马强哈哈一笑，把手伸到杰布面前，说道：“还真是缘分呐！哈……跟哥哥一起走吧，从拉萨到阿里还有一千七百公里的路程，人多不闷，一路上互相也有个照应。”

杰布笑着握了握马强的手，说道：“谢谢了！我姑姑已经安排好车子，送我回去。”

马强乐得合不拢嘴，他把手收了回来，说道：“那我们就沾点光，搭杰布兄弟的便车，咱们一起去阿里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杰布爽快地点了点头。

西藏军区某部指挥部会议室。军区、边防武警部队、自治区公安厅的同志汇聚一堂，气氛显得稍有点紧张。

众人听完了作训参谋王志军少校综合详细的情况综述之后，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，心里思忖着，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
前不久，先后有两支秘密入境的武装小分队，从边境悄悄潜入我国阿里境内，化装成朝圣者，绕道冈仁波齐，神秘地消失在雪谷之中。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早已被机警的边防部队监控起来。经过掌握的情况分析，他们是印度境内的一支雇佣军——黑鲨的战员。前两支小分队共十人，消失之后，又派出了第三支七人小分队，赶往同一个地方。

军区的领导在接到部队报告的同时，也接到了自治区公安厅的情况通报。军、地领导们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。

原因有三：其一，他们故意从别国境内潜入，显然是为了混淆视线，企图嫁祸于人；其二，平时虽偶尔有边境渗透的情况发生，但大多是出于侦察和扰民的目的，发现被我方盯上之后，很快便逃了出去。目标也比较模糊，哪里薄弱便从哪里潜入。这一次却一反常态，既不扰民，也不侦察我方的军事目标；其三，三支小分队均绕道冈仁波齐，消失在地形恶劣、人迹罕至的雪谷无人区，那里并没有任何军事目标。显然，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一开始，边防部队提出请求，要消灭他们，被军区首长制止。灭掉他们像踩死几只蚂蚁一样容易，问题是首先得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。

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

据国外媒体报道：黑鲨雇佣军的成员全都是印度特种部队出身，部分队员接受过特殊训练，战斗能力很强，战功显赫。曾经在某次任务中，打死过数十名反政府武装分子，自己却无一伤亡。中印关系紧张时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过高灵敏度的侦察设备，监视中国边境部队动向，而且经常对中国领土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。

“灭了这群兔崽子！”诺日朗一声激愤的怒骂，打断了众人的沉思。诺日朗是西藏军区赫赫有名的优秀藏族军官，猎豹侦察连的上尉连长。

军区副司令员木危诺少将恼怒地瞪了他一眼。

诺日朗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和冲动，窘迫得脸腾地红了，局促不安地低下了头。自己只是猎豹连的一名上尉连长，还是头一回列席这么重要的会议。

木危诺少将把手中的茶杯重重一放，生气地说道：“匹夫之勇！就你爱打仗！当年要是修好了青藏铁路，老子绝不让印军在边境张狂！”木危诺少将出身农奴，后来参加了解放军，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优秀藏族军官，智勇双全，曾经参加过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。

当时的战争，印军动用了三十二万四千人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四万兵力，轻武器为主，四路出击，气吞江河。西线从错那攻达旺、邦迪拉；东线从察隅进攻；中间两路从墨脱沿雅鲁藏布江往下游打；还有一路沿苏班西里河推进。风卷残云一般，只用了一个月便基本收复失地。其中有个精锐部队防守的西山口，印军修筑了坚固的军事堡垒，扬言说，解放军想要攻下来，至少需要半年时间。结果一个早上，就被解放军拿了下来。英勇的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和胜利，迅速击溃印军，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，先头部队便打到了距新德里三百多公里的地方。当时新德里一片慌乱，大街上修筑工事，市民们争相出逃。部队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，才撤了回来。

这场战争中，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和伤员运输十分困难，补给线太长，一发炮弹，从拉萨背到前线需要两个月时间。热爱家园的藏民们，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支持参战部队，收复被侵略的藏区土地。光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，家家户户出人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帮着运物支前。德东下边有位四岁的小男孩，背了四筒罐头，有八斤多重，他的阿爸阿妈背着沉重的物资牵着他的双手，全家人一起翻山越岭。

“众人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，说出来，一起研究一下。群策群力是我们的老

传统了,不要紧,大家畅所欲言。”主持会议的刘副政委微笑着开始发言,也打断了木危诺少将的沉思和回忆。

“会不会是和最近风传的冈仁波齐的鼓声有什么联系?”公安厅的一位同志提示着问道。

众人的眼光一起聚向了主持会议的刘副政委,显然,大家都想到了这一点。

刘副政委看了看大家,说道:“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,不排除任何可能。至于鼓声一说,我也有耳闻。不管怎么样,采取什么办法,一定得摸清他们的真实意图!”说到这里,刘副政委看了看自治区公安厅的许副厅长,笑着问道:“说说看,你这位刑侦专家有什么好的想法?”

许副厅长笑道:“刚才王参谋已经把情况叙述得很详尽很清楚,分析得很透彻。想必两位将军早已经胸有成竹,我们坚决支持军区领导的决策。况且,赫赫有名的猎豹侦察连连长坐在这里,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?我们原打算派出侦察员协同军区行动,现在看来是多余啦。哈哈……”说罢,许副厅长大笑着,指了指诺日朗。

在神秘的雪域高原,西藏军区有一柄利刃,这就是名震中外的特种部队——猎豹侦察连。连长诺日朗曾经率队在国际侦察兵竞赛场上,获得外军组团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。有国外的军事专家分析说,这是中国军队专门用于对付别国特种部队渗入的杀手锏。

众人信任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诺日朗。

在训练场上似猛虎一般的诺日朗,此时羞涩得像个大姑娘,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刘副政委笑了笑,说道:“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了。”

军区副司令员木危诺少将看了看诺日朗,随即目光转向少校参谋王志军,命令道:“通知一线各边防部队,加强戒备,密切注视边境动向。”

王志军啪地一个立正,答道:“是!”

待木危诺少将说完,刘副政委笑着说道:“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政府和军队,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:捍卫和平。各家分头密切监视,有什么新情况,及时互相通报。”

木危诺少将再次把目光转向诺日朗,说道:“别像个大姑娘似的,平时训练场上的威风哪儿去了?让你列席会议,就是为了让你把情况掌握得更清楚。我命令:猎豹连立即组建侦察小分队,务必搞清楚非法入境人员的真实目的!”

诺日朗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啪的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,洪亮、干脆地答

道：“是！”

木危诺少将接着又补充道：“人员由你挑选，具体行动计划由参谋长亲自向你下达。行动要快，严格执行纪律和党的宗教政策！”

“是，首长！坚决完成任务。”诺日朗利落地答道。

由诺日朗上尉带队的五人侦察小分队，化装成朝圣者，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迅速赶到了冈仁波齐山谷的预定地点。

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，峰顶终年积雪，洁白晶莹，似是青藏高原上一枚巨大的水晶钻石。四周护绕着的群峦如同神圣的八瓣莲花。雪峰白云缭绕，威凌万峰之上。南面与“圣母之山”纳木那尼峰遥遥相望，两峰之间是圣湖玛旁雍错和鬼湖拉昂错。东边的万宝山，传说是佛祖释迦牟尼踏过的神山。西为度母山，北面是护法神大山……周围的群峰像恭顺的臣民，向主峰冈仁波齐低头朝拜。

这是一座高悬于信仰者、崇拜者和赞颂者，高悬于圣徒和凡夫俗子心中的圣洁之峰。自古以来，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湖就被许多教派誉为神山、圣湖，更是把它看作是圣地和世界中心，这里是他们心中的“麦加”，到神山朝拜是信徒们一生的梦想，朝拜之后是他们一生的荣耀。传说转山，可以洗去一生的罪孽，可以免受轮回，可以立地成佛。神山圣湖周围，寺庙林立，古迹众多，流传着无数神奇美妙的传说。数千年来，信徒们络绎不绝的朝拜，更使她的神采光耀炫目。

猎豹小分队到达的这个位置，是被人们称之为“死亡谷”的地方。远远看去，似是有许多垃圾，走到近处才知道，只是些衣物。据说，转山的人们把衣物丢在这里，象征死过一次，所有的不幸全部留在了这里，丢下之后，便可以获得重生。不远处便是“地狱门”，传说这是进入地狱的大门，转山的人们大多会下来看看，把道路弄清楚，生怕死后会迷路。附近还有一个天葬台，有好奇的朝圣者忍不住会溜到附近，偷看神秘的天葬仪式。

根据边防部队的跟踪报告，三支黑鲨雇佣军的小分队全部从这一带进入了冈底斯山脉雪谷。

远处有一些转山的人们虔诚地走在朝圣的路上，没有人留意诺日朗他们。诺日朗走到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，开始与指挥部联系。

猎豹小分队使用的是中国自主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。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开始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提供高精度的服务，定位精度为十米。北斗系统正在

